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  
CHEN BOCHUI JIANG DIANCANG SHUXI

每个女孩都需要一座秘密城池，倾诉成长的烦恼

XIAO CHENGCHI

# 小城池

薛涛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APE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C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  
HEN BOCHUI JIANG DIANCANG SHUXI

每个女孩都需要一座秘密城池，倾诉成长的烦恼

XIAO CHENGCHI

# 小城池

—— 薛涛 著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城池 / 薛涛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  
ISBN 978-7-5397-9531-7

I. ①小… II. ①薛… III. ①儿童文学-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9104号

CHEN BOCHUI JIANG DIANCANG SHUXI XIAO CHENGCHI

陈伯吹奖典藏书系·小城池

薛涛 / 著

出版人: 张克文      策划统筹: 张春艳      责任编辑: 张春艳  
责任校对: 张姗姗      特约编辑: 宣慧敏 张璋      责任印制: 田航  
封面设计: 薛芳      封面绘图: 吴彩建      内文插图: 王忆镭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mailto: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合肥市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0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28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7-9531-7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P 序言 Preface

叶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会长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陈伯吹先生和我是忘年交了。这可不是我一个后辈攀附前辈之词，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我家里时亲口对我说的。

认识陈伯吹先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几年我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和第二本小说《深夜马蹄声》，都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77年、1978年出版的，故而对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每次从贵州回上海探亲，我总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坐一坐。正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室里，我认识了陈伯吹先生。也是在那里，听社里的编辑们都在传，陈伯吹先生要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冻结、如今退还给他的存款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儿童文学奖。他的这一心愿在1981年正式得以实现，奖项定名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一晃眼，30多年过去了。现在规范的说法是，当年陈伯吹先生将自己毕生积攒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这一奖项。

1988年，随着文学界思想的进一步开放，也是应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呼吁，“儿童文学园丁奖”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198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贵州儿童文学出版社共同组织了一次儿童文学界的盛会。正是在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的郊区花溪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亲临大会，并且即兴讲了话。第二天，胡锦涛书记的讲话登在《贵州日报》上，后来《文学报》和其他报刊也都转载了。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陈老和儿童文学作家们进贵阳城参观，听说我的家就在车要经过的路边，作家们纷纷说要上楼看看。那年陈老已是高龄老人，我劝他在车上等着，不要上到五楼了。谁知他兴致勃勃，和作家们一起欣然上了五楼。因为是临时来访，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我妻子在上班，孩子在幼儿园，进了门之后，大家连口热水也没得喝，我只得以前一天买的一大把香蕉招待远方来的客人。贵州南部山区产的香蕉很受大家欢迎，我的书的责任编辑周晓干脆说：“小叶，这香蕉我带上车去，一路上给大家尝尝。”

陈老这时用他那仍带着上海市郊宝山罗店的口音对我说：“你看大家多高兴，我怎么能不上来呢，我们是忘年交啊！”后来，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沈碧娟还写了一篇《在叶辛家做客》，刊登后把样报寄给了我。

2000年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改为每两年评选一次。从第20届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设立了“杰出贡献奖”，第24届又增设了“特别奖”。

1990年我调回上海作协工作，主席团安排我负责“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相关事宜。几次“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活动，

陈老都邀我参加。每次和他一起参加活动，他都要和我讲起两个话题：一、作家们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二、整个社会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支持力度还可以更大些、再更大些。后来成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他又提议让我担任主任，这得到了上海作协主席团和市委宣传部的肯定。陈佳洱同志（陈伯吹的儿子）从北大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我说这个主任应由他来当，陈老又说：“你得继续当下去。”

2014年，为了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表彰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文学事业做出卓越成绩与贡献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儿童文学工作者和各方相关人士，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三方经充分协商，共同决定从2014年起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正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且将其列为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的重要奖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现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评奖活动，受到国内外儿童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这次，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推出的“陈伯吹奖典藏书系”进一步把获奖作品推向社会，这是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有力支持，也是对其获奖作品的一个系统的检阅。读到这些优中选优的出色作品，相信广大的青少年读者、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工作者，一定会有所获得、有所收益。

是为序。

C 目录  
Contents

001 小城池

111 雁叫寒林

133 钟声不止

153 护林员的春天

183 小车站

## 小城池

废墟中间的小院，  
如一座远离人烟的孤城。  
沙漏想做这座孤城里的公主。









## 1

沙漏肯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用树皮写信的人。那些桦树皮是她在爸爸的抽屉里找到的，她没客气，把那些沁着香气的“白纸”据为己有了。

沙漏的信全部寄给一个人，她的名字叫小僧。小僧不是庙里念经的小和尚，而是个在城里念书的普通女生。小僧距离沙漏有二十公里左右，一封信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

沙漏和小僧的往来信函常常只是几行字，很像手机短信。可是为那两行字，邮递员就要为她俩跑来跑去。

沙漏写道：今天晚上，太阳是5点13分落下地平线的。

小僧回信：知道了。现在城里看不到地平线。

沙漏又写：我这里也不妙，新盖的高楼正在吃掉地平线。

邮递员汗津津地出现在学校传达室，疲惫地离开，反反复复。有一天小僧打电话跟沙漏商量：“就花八毛钱邮费，我俩是不是不善良啊，要不改发电子邮件吧。”沙漏大声说：“你愿意的话可以啊，你以为我愿意写吗？”小僧沉默了一下，声音小小地从话筒里传过来：“别，我还是喜欢桦树皮上的文字。”

于是小僧继续收到沙漏寄来的桦树皮。





小僧小心地抽出那片桦树皮。光滑的树皮中间鼓起一个疤节，那分明像是一只“眼睛”长在一张光洁的脸上。小僧喜欢读从前的诗歌，便想起顾城的那句写白桦树的诗来。

“眼睛”下面有一行小字：珍惜吧，再过一阵子，桦树皮也难剥了。它们在吃掉桦树林。

小僧回信：它们通吃啊？

沙漏居住的太阳镇，北、东、南三面被白桦林护着，朝西一面开着口子。一条河穿越白桦林从开口流出去，浇灌西面的大平原。沙漏信里写的地平线就在大平原的尽头。

它们先吃掉东面的一片白桦林，然后胃口便更大了起来。

沙漏在长大，太阳镇也在长大。它的大街长得最快，一路朝东边伸过去，一直跟城里的街道连在了一起。就这样，大街

先吃掉了东面的一片白桦林。没有白桦林的阻挡，大街另一头的城市楼房如潮水般向太阳镇蔓延。太阳镇也遥相呼应，吃掉了一片又一片旧房子，一栋栋新的楼房迎着城市而去。有一片楼大概弄错了方向，竟然朝北面疯长而去，吃掉了北面一整片白桦林。沙漏听见白桦树连根拔起的声音。

沙漏蹲在屋顶，她认不出太阳镇了。沙漏感到很落寞，连续十天没给小僧写信。桦树皮要节省着用了，不能随随便便就拿来写信了。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不写也罢。沙漏的信一消失，邮递员便不怎么去小僧的学校了。小僧放学遇见那个瘦瘦的邮递员，邮递员有点感激地看了小僧一眼。小僧受了触动，赶紧给沙漏打电话：“嘿，五秒钟以前我还想求你给我写信呢。现在我改主意了。”

沙漏只回赠小僧两个字：“同意”。

其实，太阳镇已经悄悄改了名字，现在叫太阳街道办事处。沙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她看来，这种修改没有道理。大人们说这么一改太阳镇就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他们都算城里人了。沙漏心想：它终于被东边的城市吃掉了。尽管叫了几天新名字，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它从前的名字：太阳镇。这名字



简短，也深入人心。

沙漏突然对它的名字产生了探究的欲望。它为什么叫太阳镇呢？除了阴天和夜晚，太阳每天都照耀着这个镇子。难道就因为这个而得名吗？

没创意！沙漏认为。

在学校门口，沙漏被一个背包客拦住了。沙漏歪着头等着背包客出招儿。沙漏对那种背包客很好奇，他们不上班也不上学，不知哪儿来的时间和金钱。

背包客仰望着天空问沙漏：“这里为什么叫太阳镇啊？你知道吗？南边还有一个月亮镇呢。这里太科幻了。”

沙漏低着头回答：“是啊，这里为什么叫太阳镇呢，我也正想问问别人呢，所以你是问对人了。”

沙漏那时候心情不好，看什么都是阴郁的，连最阳光的花喜鹊都像一个阴谋家。所以，太阳镇配不上它的名字，叫月亮镇还差不多，两个镇子的名字调换一下就好解释了。

按照小僧的预测，这一周双鱼座女生不会有好运气，沙漏自然也跑不掉。

这段时间，沙漏一直很倒霉。刚升入六年级，她就遇见了新的班主任沙宣。原来的班主任调走了，沙漏原以为自己的境遇从此能有所改观。所以沙漏特地买了一大袋子零食请全班同学吃，以示庆祝。毕竟她们一个叫沙漏一个叫沙宣，五百年前

是一家嘛。谁料这个叫沙宣的班主任六亲不认，根本不买沙漏的账，开学才两周，便跟沙漏要去三份检讨书，平均每份足足修改五遍才能通过。沙宣对检讨书的要求特别刁钻，认识不深刻不行，文笔不流畅不行，标点符号不准确不行，字迹不工整也不行……后来，沙漏明白了，原来的班主任调走，并没有把原来的噩运一起调走。

沙漏幽怨地问沙宣：“您跟我要的是不是《兰亭序》啊？听办书法班的邻居羊胡子说，只有那个文章能达到这个水平。”

沙宣说：“你要是能达到那水平的一半就行。去吧，去改吧。”

沙漏说：“有您这样的名师，一定能教出王羲之那样的高徒。”

我还是原来的我，倒霉的我。

沙漏撕下一页纸，把这句话写在上面，然后寄给小僧。这样的话不能再写在桦树皮上，太浪费。

沙漏背着书包在镇子唯一的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书包很重，装满任务。肚子一空，身体就摇晃，沙漏也没办法。

沙宣骑着车子以至少二十迈的速度从沙漏身边闪过，看见沙漏一下子减速到五迈。沙宣放慢速度，只扔下一句话给沙漏：“你就不能好好走路吗？你还嫌给咱班丢脸丢得少吗？”



沙宣说完，大概觉得不解气，干脆从自行车上下来，横在沙漏面前无比阴险地说：“我告诉你沙漏，别以为我找不到你爸妈就没有办法治你！我小时候比你还刁，你小心点吧！”

沙漏说：“沙宣，现在是放学时间，沙漏不归你管。你快点回家给你家小沙做饭去吧。沙宣的孩子也是人，是人就会饿的。饿了就会摇摇晃晃！”沙漏一口气说出好几句话。

沙漏跟沙宣已经结成死对头，沙漏也不想改善她俩之后的关系了。

于是沙宣的自行车以难以计算的速度朝前冲去。沙漏预测，她家的小沙今晚一定要倒霉了。

沙漏不甘心，又一串声音像子弹一样追上去：“你叫沙宣我叫沙漏，我俩是亲戚，你为啥总跟我过不去——”

发射完这句话，沙漏从嗓子里挤出一声干笑。

## 3

街道办事处门口走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干部。沙漏认识他，他是同学李星野的爸爸，太阳镇的老二——镇长。现在叫主任了，可是据说他本人还是喜欢镇长这个称呼。

李星野一直宣称他爸爸是老大。可是有一天，四年级的赵无悔在校门口拦住了李星野，指着李星野的鼻子说：“李星



野，你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李星野梗着脖子问：“那你说出来，你说出来啊！”

李星野自信地环视围观的学生。那时正好是放学时间，门口很快就形成了围观的场面。太阳镇的学生们都有这样的特异功能：一下子就能嗅出两个男生之间PK的味道。想必那时在李星野和赵无悔周围一定弥漫着炭烧饼干的焦糊味。这下有好戏看了。

赵无悔一个字一个字说出那个错误：“在太阳镇，我爸是老大，你爸是老二。”

赵无悔说完，倚在山地车上等着看李星野的反应。李星野眨眨眼睛，扬起高傲的头。他像一只鸭子似的愣愣地望着空旷的天空。随后，赵无悔蹬上山地车走了。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赵无悔的自信更胜李星野一筹。于是大家散去，只剩下了李星野。可谁都没注意到，不远处还蹲着沙漏。沙漏可不是李星野的马仔，她是懒得回家，于是就蹲在原地欣赏李星野的颓丧。

李星野说：“我爸早晚是老大。”

李星野这样一说，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默认了赵无悔的说法。其实不承认也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是那个样子。不过，李星野这样说的时候只有沙漏在场。